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萬花樓 第四十二回 封倉庫儒臣設計 打權奸莽漢洩機

群臣朝罷回衙，俱各不表。單提國丈回歸相府，自語道：只說幾個畜生易於翻倒，豈知這昏君心中不決，反差孫武往邊關查盤倉庫。你這昏君主意雖好，但這差官已錯用了，孫武乃孫秀從弟，又是老夫的心腹，不免請他到來，囑咐而行，豈不善哉！想定主意，吩咐備酒席於暖香樓，然後差人請到孫侍郎，進相府拜見龐太師，二人即於暖香樓中對酌，細細商量一番。國丈道：「孫兄，老夫請你到來，非為別故，一則與你餞行，二來有事相托。」孫武稱謝，又道：「不知老太師有何吩咐？」國丈道：「狄青乃老夫不喜之人，又與你哥哥和胡坤二人切齒深仇，孫兄諒所深知。」孫武道：「晚生也深知的。」國丈道：「幾番下手算計，不獨害他不成，反被他取高官，封顯爵，又得此重大戰功。這冤家如此得意，實是孫、胡二人不甘心的。即楊宗保身居二十六載邊關元帥，眼底無人，不看老夫在目中，從無一些孝敬送來，私囊獨飽，亦是容他不得。你是我的心腹厚交，今日聖上差你到邊關，古言明人不用細說……」國丈說到此處，孫侍郎即打了一拱道：「此事都在晚生身上。」國丈笑道：「孫兄乃明白之人，我亦不用多言，只消回朝如此如此，便可收拾此黨。」孫武連連應諾。再復把杯一刻，至晚辭別而回。道經孫兵部府，順即進見，談說之間，孫兵部與龐國丈不約而同。是日，胡坤亦在孫府把盞，心中大悅，總要算計狄青、楊宗保二人。孫武見二人如此，即說：「龐國丈方才已說過，小弟自必當心，決不差誤。」孫秀道：「若得如此，愚兄感激無涯。」孫武道：「哥哥，弟兄之間，些小之事，何足介懷。」孫、胡二人聽了大悅，孫武告別回衙，打點動身。不表孫武出京，且說邊關齊本官尚在汴京，將楊元帥、狄欽差各書，分頭送達，還有一書要送包待制，豈期包拯在陳州賑饑未回，故將書投送包府。是日韓爺將楊青來書展閱，果然狄青功勞浩大，只恨龐奸賊興此風波，主使沈氏叩關。當日備酒款了差官，又修書一封，帶回邊關，說明欽差孫武到邊關明查倉庫，暗訪失征衣的緣故。

再言天波無佞府余太君是日接得邊關來書，與孫媳穆氏及眾夫人等拆書一看，方知狄青初到，即殺退敵兵，眾位夫人一同羨美，不用煩述，然余太君與眾夫人俱不上朝，故不知孫武奉旨出京之事。

又說南清宮狄太後得接侄兒回書，母子大喜，難得建此大功。那潞花王是朔望上朝，故今沈氏叩關與孫武出京之事，也不得而知。

此言不表，再說龐國丈、馮太尉這天接了幾封密報，方知潼關馬應龍被神聖所誅，說出他用計惡處。馮太尉不知其故，只龐國丈心下大驚，二人不敢陳奏聖上，即私放一官赴任潼關總兵。

不表二奸欺君味法，卻說邊關楊元帥見狄青力退敵兵，除滅五將，解了邊關重圍，一心敬重他乃當世英雄，國家有賴，隨時設宴款敘，每日談論軍機，覺得兩相投契。忽一天齊本官回關，元帥細問，聖旨緣何不下？齊本官回稟道：「朝廷未有加封拜帥旨意，但不日之間，卻有欽差孫侍郎到關盤查倉庫。」元帥道：「孫侍郎到關盤查倉庫麼？本帥守關二十餘年，從未有人盤查倉庫，莫非又是奸臣的計謀？」齊本官又將韓爺的回書送與楊青，然後叩辭元帥而出。楊青將書拆展，細細看明，冷笑道：「可惱龐洪老賊，弄此奸謀惡計，將此美事又弄歪了。」細細說知三人。元帥道：「縱有欽差到來，我何畏哉！況倉庫歷年無虧，豈畏盤查？」範爺道：「這孫武乃孫秀族弟，龐洪心腹，料這老賊定然有計作弄，他亦必需索金帛。回京復旨，只言失征衣是真，李成父子冒功是假，我眾人亦不在朝與辨，必中心奸計，不妙了！須要預早打算，不著他圈套為高。」元帥道：「禮部大人才高智廣，如何打算才是？」範爺冷笑道：「只略用半點小功夫，可先將倉庫封固，只說錢糧虧空過多，要求欽差回朝周旋。想孫武乃貪婪財帛小人，送他三五萬銀子，求他在萬歲駕前，只言倉庫無虧無缺之語。孫武得了銀子，自然應允，待他轉身後，預差一精細將官，在前途埋伏拿下，以贓銀為證，備本劾他。他即陳奏李成冒功是假，失征衣是真，聖上也不準信，自然扳頂出龐洪來，此為詐贓據贓之計，未知元帥尊意何如？」元帥聽了笑道：「範大人智略高明，非人所及，所慮者，孫武倘然不上此鉤，如何再處治這奴才。」範爺道：「定然中計的，老夫穩穩拿定他。」狄爺點首道：「這眾奸臣見了財帛，豈肯放脫，元帥休得過慮。」言談已畢，時已日落西山，堂上安排夜宴，四人就席把盞。範爺又道：「孫武一到關，即依計而行，但焦廷貴跟前說明不得，倘被他癡癡呆呆洩漏機關，事便不成了。」元帥道：「範大人高見是！」是夜不表。次日元帥發令，將倉庫悉皆封固，不許私開。

不表邊關安排妙計，卻言孫武一自離卻皇城，自恃欽差，所到地方，文武官員多來迎接款留，厚送程儀食物。如若饋送得輕微，孫侍郎便不動身，一路耽耽擱擱，發獲大財。孫武想道：這個生意果也做著了，但本官一到邊關，必要將倉庫查得清清楚楚，料想楊宗保領邊關二十餘年，虧空的諒也不少，不憂他不來買求本官！路上非止一日，到得邊關，報知楊元帥，排開香案，孫侍郎氣昂昂下馬進關，開讀詔書罷，方見禮坐於帥堂，閒言一番。

元帥道：「本帥職任此關二十餘年，聖上從無盤查倉庫旨意，如今忽差大人到來查察，莫非又是龐國丈的主見？」孫武冷笑道：「元帥之言說得奇了。下官奉了朝廷旨意，只因聖上常懷倉庫空虛，是以差下官到來盤查明白，豈是國丈從中起此根由？」元帥道：「果是朝廷的旨意，本帥失言了。敢問大人，本帥有本還朝，請旨薦狄王親為帥，不知何故至今沒有旨意下來？準旨與否，大人必知其由。」孫武道：「聖上覽表之後，並不語及準與不準，下官卻也不得而知。」元帥冷笑道：「竟不得知麼？」當時元帥也不多言，少不得酒筵盛款，只為天色已晚，是以倉庫尚未盤查。

次日，孫侍郎先要暗察失征衣之事，有關內的偏將兵丁，自然護著元帥，多言征衣未有疏失。即城中百姓內有知識的，知他來訪察楊元帥的底蘊，亦言不失，故孫武未能查訪得的確。又訪查到李成父子冒功之真假，眾人都言冒功是實。這孫武又親往打探倉庫，豈知盡皆封固，自言道：楊宗保，不知你虧空得怎樣，你若是個在行知事的，早在我跟前說個明白，送吾三五萬兩，也不為過多。本官看這銀子分上，自然在聖上駕前替你掩飾，只言倉庫並不空缺，還將誤殺曠公之罪，抹過幾分。

是日，又進來見楊元帥，帥堂上早已安排早膳，席間孫武開言道：「元帥，下官原奉旨盤查倉庫，不知為何悉皆封固，難道不許盤查，違逆聖旨不成？」元帥道：「孫大人有所不知，只因本帥領職二十六載，無有一載不虧空錢糧的。向來聖上不曾降過旨來盤查，本帥也便胡胡塗塗混過去了，豈知聖上今次忽然要盤查起來，特命大人到關，本帥千方百計打算，難以彌補得足，虧空多年，一朝敗露了。」孫武想了想，道：「據元帥主裁，教下官不盤查了麼？」元帥道：「盤查是悉憑你的，但本帥虧空之處，仰仗大人周全些為妙。」孫武一想：這話我又出不得口，但他既要我周全，不免一肩卸在國丈身上，便道：「元帥若要下官回朝遮飾，事是不難，聖上可以瞞得過，獨有國丈瞞他不得。」元帥道：「國丈如何不能瞞？」孫武道：「吾實告元帥得知，國丈明曉庫倉有缺，故教下官徹底清盤。」元帥道：「國丈既然如此，怎生料理的好？」孫武道：「下官斷沒有不肯周全的。」元帥道：「如此，國丈那邊送他二萬兩，大人處奉送一萬，有勞大人與本帥在國丈那裏說個人情如何？」孫武道：「下官一厘也不敢領元帥之惠，但國丈那邊還要商量。」元帥道：「還嫌微薄麼？」孫武道：「國丈也曾言來，元帥二三十載從無些小往來，此是真否？」元帥道：「果然歷久並無絲毫往來，再增一萬如何？」孫武道：「元帥，你在此為官二十餘年，職掌重位，即一年計來三千，只管二十五年，合總也有七萬五千兩。如依下官之請，便可不查倉庫。」元帥聞言微笑道：「奈本帥乃邊城一貧武官，七萬五千兩實難措得來。也罷，國支三萬，大人二萬，共成五萬，再多也不能措置了。」孫武笑道：「既元帥如此說，下官從命，如數五萬兩，不用查倉庫了。」

正說之間，不防焦廷貴在左階班部中，聽了大怒，跑上帥堂，不問情由，將孫武夾領一抓，拍搭一聲，撩在地上，喝道：「貪財圖利的狗三八！吾元帥在此多年，從無虧空倉庫！龐洪奸賊要元帥的銀於，想是他做夢麼！」將孫武揪按地上，那管什麼欽命大人，將拳播鼓一般打下。孫武大罵道：「無禮匹夫！你毆辱欽差，該得何罪，無非楊宗保唆使你等奴才如此的！」當時楊元帥氣得二目圓睜，大罵焦廷貴，離位上前拉開，孫武方得抽身而起，還是氣喘籲籲，紗帽歪斜，怒氣衝衝，叫道：「楊宗保你縱將行凶，可知道國法！」楊元帥想道：好個妙計，被這莽夫弄壞了，早知如此，不瞞他也好。今日此計不成，範公的機謀枉用，只落得縱將行

凶，辱打欽差之罪。只得罵一聲道：“孫武！你不該如此，聖上命你到來盤查倉庫，本帥倉庫每年無虧無缺，如何你反聽信龐賊奸謀，圖詐賊銀五萬兩。你乃奸賊黨羽，欺君誤國，王法已無，本帥容爾不得！”說著喝聲：“拿下！”與焦廷貴用兩架囚車禁了，連忙寫本章一道，差沈達押解到京，悉憑聖上做主。另修書一封，教沈達到京，悄悄送交天波府達知佘太君。沈達領命，帶了十名壯軍，押了兩個囚籠，離了邊關，向汴京城而去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